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

孟子一

總論

論語之書。無非操存涵養之要。七篇之書。莫非體驗擴充之端。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。涵泳諷味。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。反已自求。故伊川曰。孔子句句是自然。孟子句句是事實。亦此意也。如論語所言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出門如見大賓。

使民如承大祭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。皆是存養底意思。孟子言性善。存心養性。孺子入井之心。四端之發。若火始然。泉始達之類。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。擴而充之。於此等類語翫味。便自可見。楊至之云。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。是性之本體。仁義之良心。到戰國時。君臣上下。都一齊埋沒了。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。教人去體認擴充。曰。孟子高。他都未有許多意思。今說得一體認字。蚤是遲鈍了孟子。孟子大段見得敏。見得快。他說話恰似

箇獅子跳躍相似。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。便是仁之端。羞惡之心。便是義之端。只他說在那裏底。便是似他說時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。全無許多等級。所以程子云。孟子才高。學之無可依據。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。又曰。有是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。孟子說得最好。人之一心。在外者。又要收入來。在內者。又要推出去。孟子一部書。皆是此意。

孟子於義利間。辨得豪釐不差。見一事來。便劈做兩

片。便分箇是與不是。這便是集義處。義是一柄刀相似。才見事到面前。便與他割制了。

孟子之書。明白親切。無甚可疑者。只要日日熟讀。須教他在吾肚中。先千百轉。便自然純熟。某初看時。要逐句去看他。便覺得意思淺迫。至後來放寬看。却有條理。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。又且是甚次第文章。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。論語多門弟子所集。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。孟子疑自著之書。故首尾文字一體。無些子瑕疵。

不是自下手。安得如此好。若是門弟子集。則其人亦甚高。不可謂軻死不傳。

孟子比孔子。時說得高。然孟子道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又見孟子說得實。

解書難得分曉。趙岐孟子拙而不明。王弼周易巧而

不明。

以上語類八條

近略整頓孟子說。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。但常放教到極險處。方與一幹轉。幹轉後。便見天理人欲。直是判然。非有命世之才。見道極分明。不能如此。然

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。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。

學者亦不可不知也。

答林擇之

問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。趙岐謂其徒所記。今

觀七篇文字。筆勢如此。決是一手所成。非魯論比

也。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亦恐

是其徒所記。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。此非甚緊切。

以朋友閒或有疑此者。嘗以此答之。恐未是也。曰。

或恐是如此。

答董叔重

問孟子集註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。

註云。趙氏註及孔叢子。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。銖謂趙岐所註必有所考。孔叢子恐是偽書。似不必引此書。如何。曰。孔叢子雖偽書。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。姑存亦無害。答董叔重。以土文集三條。

梁惠王上

孟子見梁惠王章

說義利處。曰。聖賢之言。所以要辨別教分明。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。更不通思量第二著。才說義乃所以爲利。固是義有大利存焉。若行義時。便說道有

利。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。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。未有義而後其君。纔於爲仁時。便說要不遺其親。爲義時。便說要不後其君。則是先有心於爲利。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。不要做這一邊。又思量那一邊。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。不計其功。

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。如說義利等處。如答宋牼處。見得事只有箇是非。不通去說利害。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。

正淳問仁者。心之德。愛之理。義者。心之制。事之宜。德

與理俱以體言。制與宜俱以用言。否曰。心之德。是渾淪說。愛之理。方說到親切處。心之制。却是說義之體。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。揚雄言義以宜之。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。若只以義爲宜。則義有在外意。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。則是處物者在心。而非外也。又云。大概說道理。只渾淪說。又使人無捉摸處。若要說得親切。又却局促有病。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。善之本也。說得渾淪開闊無病。知言說理是要親切。所以多病。

程子曰。處物爲義。非此一句。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。如義者事之宜。事得其宜之謂義。皆說得未分曉。蓋物之宜。雖在外面。所以處之。使得其宜者。則在內也。以上語類四條

王立於沼上章

德脩說王立於沼上一章。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。梁惠王其辭遜。齊宣王其辭誇。先生曰。此說好。語類

寡人之於國也章

問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。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。孟子非之者。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。曰。此無異議。但當熟翫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。答張敬之文集

晉國天下莫強焉章

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。薄稅斂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。夫魏地迫近於秦。無時不受兵。割地求城。無虛日。孟子之言。似大容易否。曰。自是響應如此。當時之人。焦熬已甚。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。自是見

效速。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。直擣至函谷關。可見。

孟子亦是作爲底人。如云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非不用兵也。特其用兵。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。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而下。爲政之實。行之既至。則視當時無道之國。豈可但已哉。

以上語
類二條

孟子見梁襄王章

問望之不似人君。此語孔子還道否。曰。孔子不說。孟

子忍不住便說。語類

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

無道桓文之事。事者。營霸之事。儒者未嘗講求。如桓公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則誰不知。至於經營霸業之事。儒者未嘗言也。

或問仁術字當何訓。曰。此是齊王見牛穀觫而不忍之心萌。故以羊易之。孟子所謂無傷。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。術猶方便也。

陳希周問仁術。曰。術字本非不好底事。只緣後來把

做變詐看了。便道是不好。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。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。當齊王見牛之時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。又見釁鐘事大。似住不得。只得。以所不見者而易之。乃是他既周旋得。那事又不。抑遏了這不忍之心。此心乃得流行。若當時無箇。措置。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。遂不得而流行矣。此。乃所謂術也。

見牛未見羊也。未字有意味。蓋言其體則無限量。言其用則無終窮。充擴得去。有甚盡時。

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爲甚。曰。人心應物。其輕重長短之難齊。而不可不度。以本然之權度。又有甚於物者。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。曰。本然之權度。亦只是此心。此心本然。萬理皆具。應物之時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。便是本然之權度也。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。見此是合權度處。及至興甲兵。危士臣。構怨於諸侯。又却忍爲之。便是不合權度。失其本心。又問莫只是無所爲而發者。便是本心。曰。固是。然人又多是忘了。問如何忘了。曰。當惻隱時却不